

让你的芳心与眼睛相称

[英国] 莎士比亚

我爱你的眼睛！那可爱的眼睛，
对我的痛苦表示无限体贴怜悯；
它们知道你的心用轻蔑折磨我，
因而披上黑色，表示哀伤同情！
无论东方灰白的颜容映衬旭日，
还是阴暗的黄昏反衬灿烂的星；
说实在，这一切的瑰丽和优美，
都不如你的脸配上哀愁的眼睛！
啊，既然哀伤给你增添了风韵，
那么就让你的芳心与眼睛相称；
愿它和你的玉体每一部分协调，
对我的痛苦都表露哀怜的深情！
那时我将发誓，黑色就是美的体现，
缺少你肤色的一切都是丑陋不堪！

送 别

[中国]席慕容

不是所有的梦 都来得及实现
不是所有的话 都来得及告诉你
疚恨总要深植在离别后的心中
尽管 他们说
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

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
可是 我一直都在这样做
错过那花满枝桠的昨日 又要
错过今朝

今朝仍要重复那相同的别离
余生将成陌路 一去千里
在暮霭里向你深深俯首请
为我珍重 尽管 他们说
世间种种最后终必 终必成空

1981年 2月8 日

杯形花

[印度 泰戈尔]

赠给我的一种花，叶子是草绿色，紫花似精巧的荧光杯。

我询问花名，得不到答复。

它是容涵无名星星等无量数未知的宇宙家族的成员。

我在幽秘的私人知识库内，为它起名为“杯形花”。

应邀在花园就座的还有天竺、牡丹、晚樱花、金盏草。

它享有不被考证，围观的自由，未戴上种姓的枷锁，是脱离社会的游方僧。

“杯形花”眼看着凋谢了，风儿不曾把凋谢的声音送进耳朵。

分子般密集的瞬息，组成它的星相，它胸中的蜜凝成微粒。

短暂的时光里有它完整的旅程，它单一的意象中现映太阳舒张火焰的花瓣的历史。

司节令的神明用极细的笔触，在纤小的叶片的一角记述它的身世。

与此同时揭示宏伟的历程，目光却不从一页移向另一页。世纪的流水，像一个拖长的音节之波。

汪洋中沉浮一座座丘岗。大海沙漠发生沧桑变化，岁月的长河中，创造的冲突锤炼这小花的初始的信念。

亿万年来走在盛开，凋残的路上，“杯形花”古朴的信念，变得新颖，鲜活，生动，它最终的形象尚未显露。

它无形的信念，不用线条勾画的肖像，存在于哪种不可目睹的冥

想之中？看不见的情景，富于无穷想象，融和了我，也记录了一切人的过去和将来的历史。

白开元 译

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

[中国] 汪国真

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
与其诅咒 不如坚忍
在坚忍中积蓄力量
默默耕耘

诅咒 无济于事
只能让原来的光芒黯淡
在变得黯淡的光芒中
沦丧的更有 大树的精神

飘来的是云
飘去的也是云
既然今天
没人识得星星一颗
那么明日
何妨做 皓月一轮

你占领了我的心房

[英国 莎士比亚]

啊，你从何处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
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我的心房？
非要我说我所看到的真实都是假象，
要我说明媚的太阳并不使白昼增光！
你何处学来的本领将丑恶化为善良，
使得你所有的丑恶行径都闪耀光芒？
使得你身上具有的一切最坏的东西，
在我看来却比世上最美的还要辉煌！
我所见所闻使我对你产生九分的恨，
谁教你又使我对你的怜爱增加十分？
啊，虽然我钟爱着他人之所憎，
你也不该厌恶我，跟着别人！
既然你的卑劣恰唤起了我的痴情，
你更应爱我，正是惺惺惜惺惺！

袁广达、梁葆成 译

爱之神

[中国] 鲁迅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 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人力车夫

[中国] 沈尹默

日光淡淡，
白云悠悠，
风吹薄冰，
河水不流。
出门去，雇人力车。
街上行人，往来很多；
车马纷纷，
不知干些甚么。

人力车上人，
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
还觉风吹来，
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
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哀希腊

[英国 拜伦]

希腊群岛呵，希腊群岛！
你有过萨福歌唱爱情，
你有过隆盛的武功文教，
太阳神从你的提洛岛诞生！
长夏的阳光还灿烂如金——
除了太阳，一切都沉沦！

开俄斯歌手，忒俄斯诗人，
英雄的竖琴，恋人的琵琶，
在你的境内默默无闻，
诗人的故土悄然暗哑——
他们在西方却名声远扬，
远过你祖先的乐岛仙乡。

巍巍群山望着马拉松，
马拉松望着海波万里；
我沉思半晌，在我梦幻中
希腊还像是自由的土地；
脚下踩的是波斯人坟墓，
我怎能相信我是个亡国奴！

有一位国王高坐在山顶，
萨拉米海岛展现在脚下；
成千的战舰，各国的兵丁，
在下面排开——全归他统辖！
天亮时，他还在数去数来——
太阳落水时，他们安在？

他们安在？祖国呵，你安在？
在你万籁齐喑的国境，
英雄的歌曲唱不出声来——
英雄的心胸再不会跳动！
你的琴向来不同凡响，
竟落到我这凡夫手上？

置身于披枷带锁的民族，
没什么荣誉，也自有想头：
至少，能痛感邦家的屈辱，
歌唱的时候，我满面含羞；
诗人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为祖国落泪，为同胞脸红！

缅怀往昔，只流泪？只羞惭？
我们的祖先却热血喷流！
大地呵！从你怀抱里送还
斯巴达英雄好汉的零头！
三百名勇士给三个就够，
重演一次温泉关战斗！

怎么，静悄悄？声息毫无？——

听见了！是死者回答的声音：

“有一个活人挺身而出，
我们就都来，都来效命！”
这声音像远处山洪喧响，
可是活人呢，却不开腔。

换换调子吧，说这些白搭；
满满倒一盏萨摩斯美酒！
打仗让土耳其番子去打！
流血让开俄斯葡萄去流！
你听！酒徒们够多么勇敢，
轰然响应这可耻的召唤！

皮瑞克舞步你们还会跳，
皮瑞克方阵今日在何方？
两项课业中，为什么忘掉
那更为崇高英武的一项？
老卡德摩斯教你们字母，
难道是为了教育亡国奴？

满满倒一杯萨摩斯美酒！
最好别再想这些问题！
阿那克里翁的妙曲清讴，
也曾借助于醇酒的神力；
他侍奉波吕克拉提——暴君；
那时候主子总还是本国人。

刻松的暴君——米太亚得

他捍卫自由，何等勇武；
但愿我们在此时此刻
有一个这样刚强的雄主！
靠他手里的银铛铁锁，
把我们捆扎得牢不可破。

满满倒一杯萨摩斯美酒！
苏里的山岩，巴加的海岸，
有一脉遗族兀自存留，
倒还像斯巴达母亲的儿男；
那一带也许前人播了种，
后代可算得赫丘利血统。

争取自由别指望西方——
他们的国王精于做买卖；
靠本国队伍，靠本国刀枪，
才是你们的希望所在；
土耳其武力，拉丁人欺骗，
都能把你们盾牌砸烂。

满满倒一杯萨摩斯美酒！
~~树阴下少女们起舞翩翩——~~
一对对乌黑闪亮的明眸，
一张张红润鲜艳的笑脸；
想起来热泪就滔滔涌出：
她们的乳房都得喂亡国奴！

让我登上苏尼翁石崖，
那里只剩下我和海浪，

只听见我们互相应答；
让我像天鹅，在死前高唱：
亡国奴的乡土不是我邦家——
把萨摩斯酒盏摔碎在脚下！

选自《唐璜》

杨德豫 译

露伊莎

(1805年，写于陪伴她到山间远足之后)

[英国] 华兹华斯

在阴凉的树阴下，
我遇见可爱的露伊莎；
那少女像山林水泽中的女神，
为什么？我见了她不敢说话。
她敏捷而有力地跳过岩石，
就像五月间的小溪飞出山崖！

她爱她的炉火、茅舍的家，
也爱来回奔跑在沼泽山洼：
不管是冒着萧瑟悲凉的天气，
还是在狂风暴雨中挣扎。
看那闪耀在她面颊上的雨珠，
啊！我要是能把它亲吻一下！

当她沿着小溪迂回而行，
去寻觅那瀑布流霞；
我想，如果能在古老的山洞里，
或者在长满绿苔的角落坐下，
我愿意抛弃世上的一切，
只求片刻，依偎着她！

铁 匠

[中国] 刘半农

叮当！叮当！
清脆的打铁声，
激动夜间沉默的空气。
小门里时时闪出红光。
愈显得外间黑漆漆地。

我从门前经过，
看见门里的铁匠。
叮当！叮当！
他锤子一下一上。
砧上的铁，
闪着血也似的光，
照见他额上淋淋的汗，
和他裸着的，宽阔的胸膛。

我走得远了，
还隐隐的听见，
叮当！叮当！
朋友！
你该留心着这声音，

他永远的在沉沉的自然界中激荡。

你若回头过去，

还可以看见几点火花，

飞射在漆黑的地上。

西风颂

[英国] 雪莱

1

哦，狂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
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
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黧黑，

苍白，潮红，疫疠摧残的落叶无数，
四散飘舞；哦，你又把有翅的种子
凌空运送到他们黑暗的越冬床圃；

仿佛是一具具僵卧在坟墓里的尸体，
他们将分别蛰伏，冷落而又凄凉，
直到阳春你蔚蓝的姐妹向梦中的大地

吹响她嘹亮的号角（如同牧放群羊
驱送香甜的花蕾到空气中觅食就饮）
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芬芳。

不羁的精灵，你啊，你到处运行；